

百年中国记忆·教育家丛书

贫弱的中国曾有这样一类人：
生于封建时代，却有进步思想与崇高精神，
从幼稚园、中小学到大学，
从最高学府到田间地头，
他们在教与学中耕耘，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
他们是百年来的中国教育家！

先生归来兮

夏丏尊，用心教育用爱感化

先生归来兮

刘未鸣 韩淑芳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先生归来兮

夏丏尊，用心教育用爱感化

夏丏尊 姜丹书 等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生归来兮·夏丏尊,用心教育用爱感化/夏丏尊等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10

(百年中国记忆·教育家)

ISBN 978-7-5205-1305-0

I. ①先… II. ①夏… III. ①夏丏尊(1886-1946)—纪念文集 IV. ①K825.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04524号

执行主编:张春霞
责任编辑:牛梦岳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69号院 邮编:100142

电话:010-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发行部)

传真:010-81136655

印装:北京地大彩印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710mm×1010mm 1/16

印张:17

字数:286千字

版次:2020年1月北京第1版

印次:202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59.80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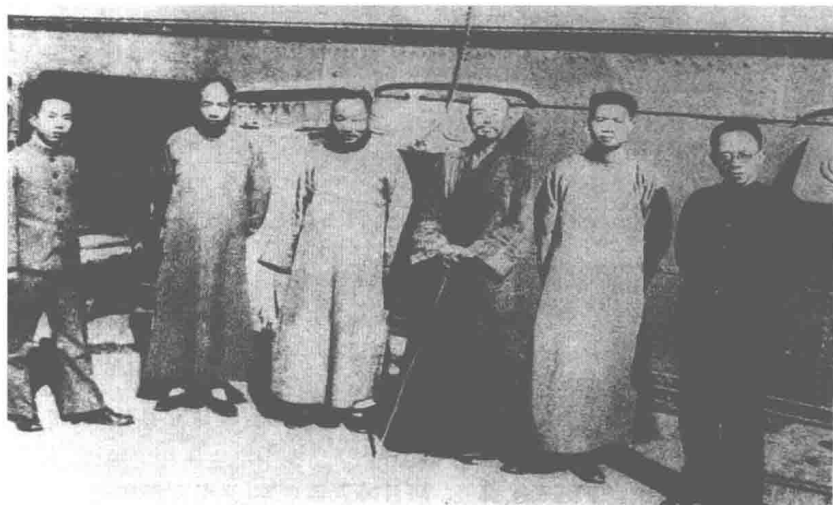
夏丕尊 (1886—1946)

壽康先生雅正

不役世俗之樂
惟求我心所安

夏丏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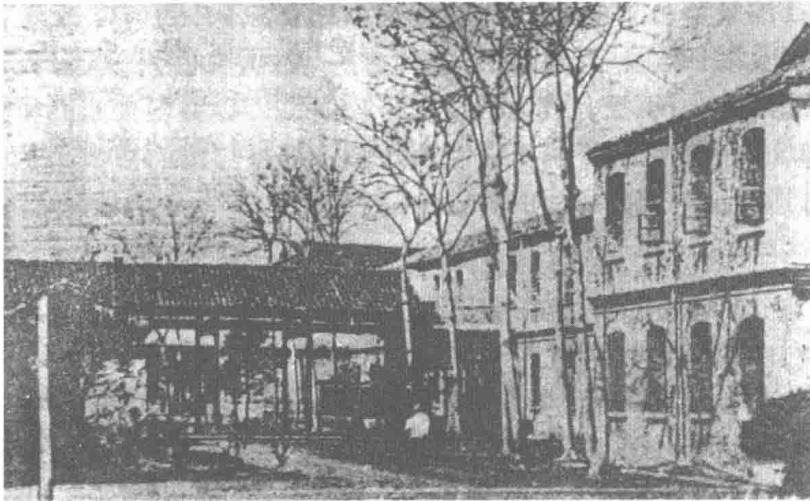
夏丏尊手书对联



1929年刘质平（右二）与弘一大师（右三）、夏丏尊（右四）等摄于上海港“宁绍轮”前



春晖中学全景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学楼



夏巧尊部分译著



章锡琛创开明书店

目 录

第一章 —— 朝花夕拾：成长与见闻	001
夏丏尊先生传略	002
我的中学生时代	005
光复杂忆	011
第二章 —— 杭城岁月：文教新风潮	013
教育的背景	014
紧张气氛的回忆	019
我们的舍监夏丏尊	022
鲁迅翁杂忆	028
一九一九年的回顾	031
施存统的《非孝》与“浙一师风潮”	033

“浙一師學潮”的影響	038
浙一師國文教員為辭職事致學生書	047
第三章—— 白馬湖畔：寸草沐春暉	051
春暉的使命	052
近事雜感	055
中國的實用主義	057
一年間教育界的回顧和將來的希望	061
夏丏尊先生與《春暉》	066
紀念之外的紀念	069
回憶夏師執教在春暉	073
一位我所熱愛的老師	080
對授業老師夏丏尊先生的片斷回憶	082
我所見到的夏先生	085
夏丏尊與白馬湖	087
第四章—— 滬上風雷：奉獻與堅守	091
白馬湖之冬	092
悼一個自殺的中學生	094

“你须知道自己”	101
受教育与受教材	107
关于职业	111
阅读什么	116
怎样阅读	123
“自学”和“自己教育”	129
弘一法师之出家	135
夏丏尊先生在南屏女中	140
孤岛时期的夏丏尊	148
忆丏尊先生	151
“期文化之交互”	155
第五章 —— 开明事业：文学与出版	159
文学的力量	160
致文学青年	164
夏丏尊	167
忆开明 怀夏师	172
丏翁和叶老	175
丏尊师和开明书店的科学读物	181
怀念丏尊先生	185

第六章 —— 忆往追昔：永远的先生	189
怀念祖父	190
捧着一颗心而来 不带半根草归去	192
长者丕翁	195
教育家的夏丕尊先生	197
读丕师遗札	199
夏丕尊先生	205
悼夏丕尊先生	209
纪念夏丕尊先生	215
我所知道的夏丕尊先生	218
忆夏丕尊先生	220
“欲造平淡难”	223
怀念夏丕尊先生	226
丕尊先生故后追忆	234
附 录 —— 夏丕尊先生生平	241

第 一 章

朝花夕拾：
成长与见闻

朝花夕拾

夏丐尊先生传略

姜丹书

夏先生名铸，字勉旃，别号丐尊。浙江上虞崧厦乡人也。曾小筑于白马湖边，未遑久居。清光绪十二年生，十九岁留学日京，二十二岁归。初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译教，旋任学舍监，司训育，合兼授国文、日文。余与先生订交于宣统三年秋，同事者十年。民国元二年之际，是校遵令改制，易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故友经亨颐先生为校长。元年秋，李先生叔同亦来任教习。李与夏，故为留东学友，相交尤契。经先生善治印，先生效之，亦颇可观。尝自刻一印，曰无闷居士。是时，时和年少，不应有闷，而自勉曰无闷，盖其内心已闷闷矣。校中诸师，皆一时俊彦，学子亦多纯良，故学风甚盛。先生为人率真，日与诸生同舍处，身教之功颇著。舍中尝患失物，颇难稽。先生问策于李，李先生曰：若欲以人格感化人，君当自杀。先生颺之，乃绝食。窃物生卒自白，后无此患。民国五六年间，李先生以试验断食故，始与佛为缘，卒至披薙入山。其试验断食之机，乃先生动之也。李入山后，易僧名，曰弘一。先生义切生死，诸事为之护持，而亦自染佛化，但不茹素，不为僧，尝曰学佛在心不在形，故至晚年虽亦皈依佛法，而以居士终其生。民国八九年间，教育趋向随世界思潮而变革，由静而动，由柔而刚，由内而外，标榜之曰新教育。其实教育

为时代之先驱，无来不新，无往不旧，而彼顽固之徒，执持成见，辄加阻梗，于是引起新旧之争，而学风亦骤趋激荡，此非一校为然也。其风来自北京，而斯校先迎之，乃遭时忌。先生为教，素重学生个性，并主思想自由，盖以青年思想，若不任其自由表露，即无从是其是而非其非。昔宰我欲短丧，孔子非惟不斥其不孝，且不禁其发言，俟其倾吐而喻之以理，自然感化，此即启愤发悱之道，宰我所以卒成大贤。民国八年冬，学生自治会出刊物，每编竣，须送稿受审于先生。某次，学生施某属一文，题曰《非孝》，其文多作批评语，原冀与人切磋者，先生未之删，及印行，社会哗然，至訾先生与刘大白、陈望道、李次九三国文教师曰四大金刚。大吏以耳代目，斥为洪水猛兽，一若此文为全校教师代表作者，乃张大其事，借故责成校长革教师。经校长素刚正，不受无理之命，乃激起绝大学潮。其事另详经先生传。既而经校长卒得合理去职，先生亦去。今先生已盖棺，可以定论。试问一生端正如先生者，果若洪水猛兽否耶？自是以后，历任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上虞私立春晖中学、上海私立南屏女子中学等校教职，所至悦服。又在上海与诸同志创办立达学园，并任开明书店编辑主任十数年，间尝为法藏寺译藏经，贡献于文化与教育界者实多。先生之于文学，最注重研析字义及词类性质、作文法则等，义理务合逻辑，修辞不尚浮华，其为语体文也，简当明畅，绝无一般疵累之习，善于描写及表情，故其所译世界名著如《爱的教育》《绵被》及自撰之《平屋杂文》等，读之令人心神豁然，饶有余味，如见其人，如见其事也。丁丑以后，八年国难，先生与余同陷于沪，乃同誓以守约工夫，克服困厄。往日同声相应，此日同病相怜，故过从益密。先生局处蜗室，与夫人相对，晏如也。节衣，缩食，渴饮，饿餐，初尚勉强而行之，后竟困而行之，以至于死。敌人屡以利诱之，不动，乃加威胁，羈囚十余日，不屈，无如之何，乃释出，坦然如故，其坚贞如此。初闻寇降，大喜，既而渐不如望，乃复闷闷矣。先生性耿介，一生无请托，且黷

直，能为人之畏友。体素健硕，今才周甲，宜不至遽萎，然自中年后，凡事皆悲观，以悲观之人，生衰乱之世，自必心常郁结，易致疾病，且生平嗜酒成癖，老来借酒浇愁，更易伤生。此适与余相反，余素乐天，兴至方饮，可大饮，亦可不饮，故不为酒困。此先生之所以少我一岁，而先我而逝也。呜呼！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国历四月二十三日即旧历三月二十二日，先生以痲卒于沪，享寿六十有一。临终时，只以弘一大师遗物保存事相付托，无他语。卒后二十一日，其子若孙遵遗嘱举行火化于法藏寺。

赞曰：士穷见节义，岁寒知后凋。夏先生曩曾不见谅于俗人，而今当无间言矣。若能以先生清介之风，推之于人人，则举世非人之事，皆可廓而清之矣。今也，长松（经）先折，晚晴（李）继寂，而先生又已逝矣！高山无语，流水不回，人往风微，吾谁与归？（经亨颐先生长松山房及弘一大师晚晴院皆在上虞白马湖边与先生平屋为邻）

我的中学生时代

夏丏尊

中学校时代，在年龄上是指十三四岁到十八九岁的一段。我今年四十六岁，我的中学校时代已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正是由科举过渡到学校的当儿，学校未兴，私塾是唯一的学校。我自幼也从塾师读经书，学八股，考秀才，后来且考过举人。及科举全废的前两三年，然后改进学校，可是未曾在什么学校里毕过业，未曾得过毕业文凭。

我上代是经商的，父亲却是个秀才。在十岁以前，祖父的事业未倒，家境很不坏，兄弟五人中据说我在八字上可以读书，于是祖父与父亲都期望我将来中举人点翰林，光大门楣，不预备叫我去学生意。在我家坐馆的先生也另眼相看，我所读的功课是和我的兄弟们不同的。他们读毕四书，就读些《幼学琼林》和尺牍书类，而我却非读《左传》《诗经》《礼记》等等不可。他们不必做八股文，而我却非做八股文不可。因为我是预备将来做读书人的。

十六岁那年我考得了秀才，以后不久八股即废，改“以策论取士”。八股在戊戌政变时曾废过，不数月即恢复，至是时乃真废了。这改革使全国的读书人大起恐慌。当时的读书人大都是一味靠八股吃饭的，他们平日朝夕所读的是八股，案头所列的是闱墨或试帖诗，经史向不研究，“时务”更所茫然。我虽八股的积习未深，不曾感到很大的不平，但要从师也无师

可从，只是把《大题文府》等类搁起，换些《东来博议》《读通鉴论》《古文观止》之类的东西来读，把白折纸废去，临摹碑帖，再把当时唯一的算术书《笔算数学》买来自修而已。

那时我家里的情况已大不如从前了。最初是祖父的事业失败，不久祖父即去世。父亲是少爷出身，舒服惯了的。兄弟们为家境所迫，都托亲友介绍，提早做商店学徒去了。五间三进的宽大而贫乏的家里，除了母亲和一个嫂子，就剩了父子两个老小秀才。父亲的书籍里，八股文以外有一部《史记》、一部《前汉后书》、一部《韩昌黎集》、一部《唐诗三百首》、一部《通鉴纲目》、一部《文选》、一部《聊斋志异》、一部《红楼梦》、一部《西厢记》、一部《经策通纂》、一部《皇清经解》，还有几种唐人的碑帖与《桐荫论画》等论书画的东西，父子把这些书作长日的消遣。父亲爱写字、种花、整洁屋室，室里干净清静得如庵院一般。这样地过了约莫一年。

亲戚中从上海回来的，都来劝读外国书（即现在的所谓进学校）。当时内地无学校，要读外国书只有到上海。据说上海最有名的是梵王渡（即现在的圣约翰大学），如果在那里毕业，包定有饭吃。父母也觉得科举快将全废，长此下去究不是事，于是就叫我到上海去读外国书。当时读外国书的地方并不多，外国人立的只有梵王渡、震旦与中西书院，中国人立的只有南洋公学。我是去读外国书的，当然要进外国人的学校。震旦是读法文的，梵王渡据说程度较高，要读过几年英文才能进去，中西书院（即现在东吴大学的前身）入学比较容易些，我于是就进中西书院。

那时生活程度还很低，可是学费却已并不便宜，中西书院每半年记得要缴费四十八元。家中境况已甚拮据，我的第一次半年的学费还是母亲把首饰变卖了给我的。我便与同伴到了上海，由大哥送我入中西书院。那时我年十七。

中西书院分为六年（？）毕业，初等科三年，高等科三年，此外还有特科若干年。我当然进初等科，那时功课不限定年级，是依学生的程度定